

[长篇小说]

灵魂 破译师

我们每个人的世界，
就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世界！

李林麒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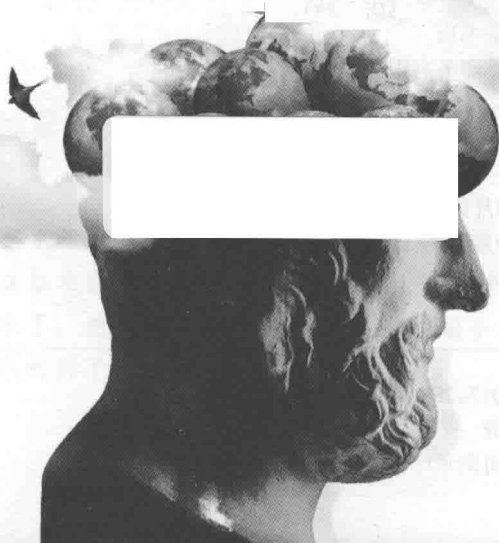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[长篇小说]

李林麒 著

破译师

LINGHUN POYISHI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BAT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灵魂破译师 / 李林麒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7.9

ISBN 978-7-5500-2339-0

I. ①灵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75112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E-m a i l bhzw0791@163.com

书 名 灵魂破译师
作 者 李林麒
出 版 人 姚雪雪
出 品 人 一 航
责任编辑 安姗姗
特约编辑 康天毅
营销编辑 刘东灵 刘雅薇
封面设计 xiao.p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 9.25
字 数 207千字
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
印 次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339-0
定 价 38.00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7-288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四

第

我只想快点死 | 001

章

“为什么你扎自己却扎不出血？因为你怕疼，并不是你办不到，而是生本能在制止你去这么做。再如你把自己闷在脸盆的水中，等到喘不上气的时候，你自己会起身，同样是生本能在制止你。”

017 | 灵魂舞者

第

章

这个小精灵提着高跟鞋在阳光下和自己的影子赛跑，裙摆倾斜着这个世界，她的身后跟着一群纯白色的追随者。这个画面在我的视野中定格，放大，我坍塌的记忆深处有个声音在咆哮着：怎么会是她！为什么……

第

她看见影子杀人了 | 038

章

雨默深吸了一口气：“是的，它回来了，正好整整十年，它在我面前杀了我的爱人陶耀。当时陶耀正在给我削苹果，我的影子突然站了起来，说——我回来了。然后……然后它一下夺过陶耀手中的小刀，往他的脖子抹去……”

四

第
章

吸血鬼抛尸案件 | 068

晚上下大雨了，对面街道不时传来呼啸的警鸣声。今晚是个繁忙的夜晚，明天可能又要多一个抛尸现场。这样的雨夜里，那个杀人狂在干什么呢？

090 | 催眠控制

第

五

章

“其实催眠的关键不是让对方闭眼睡着，而是抓住对方最专注和最放松的一瞬，进入他的潜意识，催眠双方在瞬间接通，共振，互动。这个瞬间很短，不会超过一分钟。这一分钟你抓住了，就能催眠成功，否则你只能耐心等待下一次机会的出现。”

六

第
章

萧白的精神世界 | 124

其实我很希望有人能去告发我，那样我就可以进监狱，可以不用再面对这一切。是不是很可笑？我，一个精神科主治医生，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进监狱。

154 | 心灵缉凶

第

七

章

六号人格，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正是希特勒，是一个既矛盾而又容易走极端的人格。六号人格还有一大特色，就是拥有强大的想象力和可怕的专注力。这类人智商极高，怀疑一切，谁也无法走进他的内心世界。六号人格的另一个著名代表人物却是福尔摩斯，所以六号人格可以是天使，也可以是恶魔。

第八章

破译灵魂的密码 | 187

“我都不知道这故事里哪些是真的，哪些是假的。有时候我半夜醒过来的时候，我怀疑我还在梦中，我好像在做一个没有尽头的梦。”她说。

“其实我们都在做梦，不是我们不能，而是我们不愿醒来。”我说。

207 | 灵魂摆渡人

第九章

“也就是说每个病房的病人你都是特意安排的？”我想起问道。

他点了点头：“影响可以是好的，也可以是坏的。比如抑郁症和躁狂症就是最佳的同房配合，再比如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扎堆就是最危险的同房配合。”

第十章

无法定义的爱 | 235

“那是他最后的牵挂，他没有完成这个心愿，我的暗示有可能被他强烈的意愿抵御住。你要知道爱的力量有多强大，连死亡都可以穿越。”他说。

“那是爱吗？”我叹气问道。

萧白抬头看了看天空，他说：“无法定义。”

“不，就像星光一样。”我指了指夜空中最亮的那一颗星星，“你看，也许这颗星星早已经陨灭了，但它的光芒还留在那儿。它的光芒穿越了上百万光年来到我们面前，告诉我们它过去的故事。爱就像这道光芒，在我们陨灭后还依然流传下去，活在爱我们的人的心里。”

多重人格患者 | 264

萧白从那些文件中抽出一张纸，递给我：“这是当时雨默在催眠治疗时写下的话，这是在催眠状态下写出来的。”

我接过，上面只有一句话：任何人都别想伤害雨默！我会一直保护她！

280 | 故事的另一种可能

哪个结局是真的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哪个结局是真的。也许我早已沉寂在死亡深渊，也许这只是一个梦，也许我确实是一个叫陶耀的精神病人。

第一章

我只想快点死

你生命的前半辈子或许属于别人，活在别人的认为里。那把后半辈子还给你自己，去追随你内在的声音。

——荣格

我站在自家门口，盯着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。

每个人好像都很忙。看那个穿着职业装的男人，正在焦急地边走边接电话。接着他停了下来，左手反复在空气中抖动，和电话那头的人解释着什么。看那个狂按喇叭的汽车司机，再看路口那个神情焦急不时看表的女人……

每个人都差不多。很多人边走边往嘴里塞吃的，他们很忙，忙得没时间坐下来好好吃一顿饭。即使是在散步的人，也要左顾右盼地看来往的车辆，等绿灯亮起才敢过马路。

即使是散步的人，也要遵守交通规则，服从这社会定下来的

规矩、秩序。他们其实都是丧失自由的人，被工作、生活、身份、关系、规矩和定义……囚禁着，约束着，他们没有觉察到这一切。

他们还以为自己是自由的，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是囚犯，世界就是他们的牢笼。只要你还活着，你就一直是个囚犯，无论何时何地你都被有形和无形的东西囚禁着、约束着。

我眼中的世界在旋转，周围的一切在我眼前放大，再缩小，然后又放大。我被这些东西压得透不过气来，那是拴在我身上的枷锁。

我想要自由，真正的自由！我对自己说。

我突然冷静下来，我先整理一下衣服，用手梳了梳头发。最后深吸一口气，把笑容都堆到了脸上，推开门的瞬间，我的双眼熠熠生辉，满面春风。

“唐平，回来了？”妈妈关切地看了我一眼。

我冲过去，抱了妈妈一下：“妈，我找到新工作了！”

一旁正在假装看报纸的爸爸听到我这句话，也重重地呼出一口气，然后又轻咳了几声，这才很随意地问道：“什么工作啊？”

“外企，待遇比我原来的那个破国企好多了，下周正式上班！”我很兴奋地答道。

“嗯。”爸爸轻描淡写地发出一个鼻音，然后继续认真地翻着报纸。

瞧我们这家人的演技多好，都可以拿奥斯卡小金人了。其实他们已经为我担忧了四个多月，因为四个月前我女朋友和工作一起没了。

这四个月来，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一直在想：我到底是哪儿出了差错？为什么这些倒霉事一起发生在我身上？今天我终于

找到了答案，我的错在于——女朋友和我的工作是分不开的，我才是第三者，我才是最多余的那个！

“找到工作就好，来，先喝口热汤，马上就可以吃饭了。”妈妈开心地笑道。

我摇了摇头：“我在外面吃过了，就是累，想睡会儿。你们不用喊我吃饭了。”

妈妈点了点头，我回到自己房间，轻轻地把门关上，锁死。然后又搬了一个小木柜顶住门。靠着门，我从怀里掏那一百五十粒安眠药，像个饿鬼一样急急地狂吞了起来。这是我跑了十五家药店才攒到的，因为每家只肯卖十粒给我。

听人家说只要三十粒就可以让我永远安眠，但为了保证万无一失，我吞下了一百五十粒安眠药。然后我躺到床上，开始静静等待死亡的来临。

大概十几分钟后，我感觉到了死亡，但这种死亡一点都不安然。我感觉浑身发冷，却连用手指拉一下被褥的力气都没有。脑袋像被什么东西挤压着，又好像被铅灌满了一样，就像一个快要爆炸的气球。

接下来我眼前出现了一堆堆可怕的幻象，我看到了我女朋友，她笑着走过来和我接吻。就在接吻完之后，我才发现我把她的嘴唇带下一大块肉来。那张漂亮的脸蛋上血肉模糊地突兀着两排牙齿，她还对我笑了笑，然后又冲上来继续亲吻我。我想推开她，却浑身动弹不得。突然之间，我发现我变成了我女朋友，我正在啃着自己的尸体……

我是在六个小时后才被爸妈发现并送到医院的，我可以明确

地告诉你，我并没有睡过去。在这六个小时之内我一直处在意识模糊、可听可看但不能动的状况中，眼前的恐怖幻象就像连续剧一样不断播放。我很后悔选择了用安眠药自杀，这其实是最痛苦的死法。在度过了两个小时的痛苦之后，我就开始想喊人救我。但我根本发不出任何声音，我甚至连眨一下眼睛都办不到。

我被送到医院抢救，洗胃。洗胃也很痛苦，我的食道被插入一根管子，接着开始往我胃里灌水，灌得差不多了，再让我自己把那些水吐出来。如此反复多次，直到把肠胃清洗干净为止。洗胃很恶心也很痛苦，但我很高兴有人能把我胃里的那些安眠药洗了出来。这并不是说我后悔自杀，我还会自杀，但我再也不会用安眠药了。

影视小说都是骗人的，那些编剧情的人根本就没用安眠药自杀过，否则他们肯定不敢说吞安眠药自杀是最安然最舒服的死法。就像那些天天写凶杀、悬疑小说的作者，他们又有哪个真的杀过人？

清醒以后，我问医生：“为什么我吞了一百五十粒安眠药，六个小时都不死，而且还那么痛苦？”

医生一边帮我量血压，一边轻蔑地笑了笑，说：“别说一百五十粒，我还见过吞近千粒安眠药的，也没死。”

“这是为什么？不是有很多人吞安眠药自杀的吗？”我惊讶道。

医生点了点头：“是的，但那是在过去。我告诉你，在以前，三十粒安眠药确实就可以杀死一个人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自从研发了BZD（Benzodiazepines）后，药物的致死剂量和治疗剂量被大大地拉开，安眠药更安全了。再加上每个人对药物的吸收能

力不同，只要及时发现大多能救回来。现在三百粒安眠药都不一定能自杀成功，反而还要熬过一段很痛苦的时间。”

医生同情地看了我一眼，他很了解我经历过什么痛苦，我并不是他接过的第一例安眠药自杀患者。

一开始我以为安眠药能把我带向自由和解脱，却享受了一次比痛苦更痛苦的囚禁大餐。我被囚禁在药效里，被那些可怕的幻象折磨着，浑身就像被刺入了无数的钢针一样痛苦，我甚至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这种痛苦。

最重要的是，这种痛苦没有把我带向死亡，却把我带去医院享受恶心的洗胃大餐……

接下来，我被转到了精神病院。我被诊断出患有重度抑郁症，而且已经出现了自杀倾向。我，像囚犯一样被二十四小时看管起来。于是，这个莫名其妙的故事就这么开始了。

我对精神病院的第一印象就是铁门，然后是铁门，接着还是铁门。刚入院的病人被统一安置在一楼，因为一楼的监护最好，这里连病房的房门都是铁的。窗户都装有防盗网，其实防的是我们。一楼的窗户都没有玻璃，后来我才知道这里的玻璃都被病人打碎了，刚装上又被打碎，现在医院干脆不装了。

走廊里经常传来踹门的声音，那是有暴力倾向的病人狂躁发作了。偶尔病人之间还会打架，不过很快就会有强壮的男护赶来制止。病人狂躁发作时也一样，男护劝阻无效就只能对其进行约束后加注镇静剂处理。

入院的这几天里，我想过把牙刷的柄端磨尖以后扎死自己，但除了扎得我生疼和扎出一片淤青之外，连一滴血都没扎出来。因为这是人的本能，人都怕疼，哪怕就是像我这样一心寻死的人

也怕。我还试过撞墙、把头闷在水盆里、撕下床单上吊、勒自己的脖子……皆未果。

要么是被护士发现了，要么就是被自己的本能拦下了。我真的很想死，但我不想死得那么痛苦。从那时候起我才发现，想找一个稳妥舒服点的死法，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。原来，想死也很难。

我的主治责任医生名叫萧白，二十八岁，是个非常好的医生。他每月领到工资后，都会去买水果发给整栋楼的病人。我也是住进精神病院后才知道精神科医生的工资这么低，主治医生每个月的薪水才一千五，还不到我以前工资的一半。这对于别的医生来说是难以想象的，我有一个同学是内科住院医师，只是在一家民营小医院上班，每个月光基本工资就有五千元，其余的红包、回扣和奖金就更不用说了。

我甚至不知道他为什么能经常挂着一脸的微笑面对我们的无理取闹，或者说是什么在支撑着他，是信念还是什么别的东西？我真的不知道。

萧医生个头不高，略显消瘦，但身手不凡，我亲眼见过他的身手。那是一个攻击型人格的病人，一米八的个头，很壮实。被刑警送来的，估计刚犯完事。刚开始他很安静地坐在椅子上，由两名刑警负责看着他。

带队的市刑警支队长马千里和萧医生进办公室谈话，我经过门外时听到了他们的谈话。

“不好意思啊萧医生，又送了个扎手货过来。他也没犯啥大事，就是在超市和保安闹起来，打伤了几个人，下手很重。”

“唉，马队长，你知道我们这儿根本没能力管制这样的

病人。”

马队长干笑了几声：“没办法，市里没有专门的保安强制医疗机构。这家伙又有精神病病历证明，我也不能把他丢到劳教所去，可不就送您这儿来了。”

“对于冲动型人格障碍，其实药物和心理治疗的效果并不明显。而且他一旦狂躁发作，到时候不仅我们这些医务人员的安全无法保障，连患者也有危险。”

“这个我和你们院长谈过了，其实就是走个形式。市里的相关机构不健全，我们也没办法啊。”

萧医生长叹一声，然后就沉默了。马队长看差不多了，赶紧告辞：“那萧医生，他就交给你了……”

“马队长，五个月前的那个吸血鬼抛尸案怎么样了？”萧医生突然问道。

“那还是个悬案，雨夜抛尸，让我们无迹可寻。而且这么长时间也没有再犯案，凶手估计已经潜逃了……怎么萧医生也对这个案件有兴趣？”

“他是在蛰伏着窥测时机，不是潜逃，这是一个连环杀人犯行为模式的演变过程。等他复出的时候，手法会越来越凶残，作案间隔也会越来越短。”萧医生担忧地说道。

五个月前，我也看过关于吸血鬼抛尸案的新闻报道，当时传得沸沸扬扬。有人在四环线东郊口，发现了一具男裸尸。尸体脖子颈动脉处有着两颗尖牙印，男子内脏和眼珠被掏空，全身被利器划满了网状伤口。电视新闻报道时有个画面从尸体上一扫而过，虽然只是匆匆而过的一个画面，但足以触目惊心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
因为那两颗尖牙印，吸血鬼的流言四起。媒体小报们也跟风头大肆渲染，说尸检结果发现那人的血都被吸干了。然后就像UFO报道一样，出现了几个目击者，绘声绘色地说那个吸血鬼青面獠牙，身材高大，形如鬼魅。还有所谓的“专家”也出现了，“分析”凶手到底是吸血鬼还是僵尸，最后确认了凶手就是吸血鬼。

一时间十字架成了街头热销品，就连我妈都给我买了一条银十字架项链，一定要我戴着。差不多半年过去了，这阵恐慌才逐渐平息下来，想不到在这儿又听到这个案件。

“你是说凶手还会再犯案？”马队长的声音使我回过神来。

“嗯，虽然我不知道他的真正杀人动机是什么，但从尸体上我能感觉到他长久以来的压抑和愤怒，带有强烈的反社会人格特征。单看那些疯狂的网状伤口，我可不认为他会就此收手。而且他受过中高等教育，智商很高，这也应该是他第一次杀人。”

“萧医生，你怎么说得和亲眼见过凶手似的。”

“马队长你应该知道犯罪心理画像吧？其实就像你们犯罪现场重建一样，通过心理分析刻画出案犯的人格和行为特征。如有详尽的资料，再深入甚至可以推测出案犯的职业、信仰、年龄和生活等等详尽的方方面面。”

马队长好像听呆了，老半天才回过神来：“这个曾经在一次讲座上听过，可惜国内还无健全的技术力量来帮助破案。那萧医生你是怎么推测出这些的呢？”

“反社会人格你肯定知道，又称悖德型人格，是犯罪的高发群体。选择在雨夜抛尸，显示出他的高智商和反侦查能力。从对被害人的残忍程度和他不加掩饰地抛尸，可以看出他的反社会人格特征。你们肯定也搜索了过去的案犯资料，没有对得上号的人

物，所以五个月来还是一无所获。”

马队长干笑了几声：“确实如此，我们队里也一致同意这个人有反社会人格。按理说，反社会人格应该会形成很早，不晚于二十五岁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凶手应该有案底。但查了这些年来的记录，却一无所获。”

“这就是我推测出他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原因，正是他受过的教育压制住了他的反社会人格。他这些年来压抑着愤怒，勤勤恳恳地做人做事。直至某次突变，有可能是失业、离婚或灾劫让他的愤怒爆发了，最终造成了人格改变，释放出了他的反社会人格。”

接下来我听到了萧医生莫名亢奋的声音：“他在第一次杀人时，是紧张的、恐惧的和兴奋的，就像初尝禁果的孩子。这是他的第一次，但肯定不是最后一次，因为他已经找到了愤怒的发泄方式。杀一个我是杀人犯，杀十个我也是杀人犯，反正都是死罪，有何不同？”

我听到了马队长咽口水的声音，虽然有一墙之隔，但这声音清晰地传入我耳中。“萧医生，你……你没事吧？”

萧医生呵呵一笑：“你想抓住变态杀人狂，你就得像他一样思考。”

“你也太入戏了点。”

“你还记得龙治民吧，一个像武大郎一样的矮小农民杀了四十八个人，而且将这四十八具尸体就埋在自家的院子里。”

“当然记得，一九八五年新中国第一变态杀人狂。”

“你有没有想象过这个矮小的农民，抽着烟，在埋满了尸体的院子里来回踱步时的那种扬扬自得？他当时肯定在想：嘿，

你们都瞧不起俺，现在都踩在俺脚底下哩！嘚瑟啊，你们再嘚瑟啊！”

“萧医生，你不写恐怖小说真是可惜了。”马队长无奈地说了一句。

“这就是变态杀人狂的想法，杀人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就是上帝，他主宰生命！他可以从杀人中找到快感和自信，宣泄自己的愤怒。”

“对了，这个凶手会不会有精神问题，到时候他要利用精神病脱罪怎么办？”听得出马队长已经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了，这个怪异的精神科医生让他无所适从，岔开话题问道。

“首先你要知道，人格障碍，并不属于无认知精神病的范畴。就像你送来的那个家伙，如果他不是伴有间歇性精神病，只是单纯的冲动性人格障碍，你可以直接把他丢到劳教所去。而且我国刑法有规定，即使是有间歇性精神病的人，在精神正常、有认知能力的情况下犯罪，一样要负法律责任。”

说到这儿的时候，马队长的手机响起，他接完电话就急急告辞道：“又有新案子，萧医生，我先走了。”然后就快步地走出办公室，朝那两名刑警一招手，上了警车，飞驰而去。

我看见他走出办公室时长长嘘出一口气，看得出他其实挺感激这个电话来得及时，不然非被这萧医生整出点精神问题不可。

结果刑警刚走，被送来的那个家伙马上就发威了，用椅子去砸铁门，想逃跑。好几个男护上前都制不住他，被他一拳一个打趴在地。萧医生从办公室里听到声音连忙赶出来，尝试说服他，让他冷静，结果那家伙一把抓起椅子朝萧医生冲了过去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萧医生竟眼都不眨地双手架住抡过来的椅